

中國式全球視角下的性別、種族與階級拼裝 China's Emerging Global Gender Assemblages

瑪利亞·阿米利亞·比特里¹

María Amelia VITERI

在這部電影裡，中國政府用所謂「友誼」的敘事而非更普遍的「國際事務」，來巧妙委婉地掩飾其外交策略的殖民內核。這種巧飾貫穿始終。這種敘事強調合作關係而非貧困援助，將自己與西方的「發展」敘事區分開來，後者強調發展，並把貧困視為亟待克服的對發展的阻礙。

這個關於跨國「平等互惠」、雙邊協作的「友誼敘事」，提供了一個中國英雄敘事，並進而強化了對非洲的刻板印象：積貧積弱、戰亂頻發、法制空缺、疾病肆虐。

雖然這一友誼敘事遵循著大男子異性戀常規的陳詞濫調，我認為這其中仍然有被酷兒化的可能。和《第一滴血》中的藍波一樣，冷鋒的異性戀常規符碼需要通過他們能吸引有魅力的女性來實現。由Celina Jade所扮演的、在戰亂中勇敢卓越的華裔醫生瑞秋，在電影中不僅不被允許開車，在和「老爹」團夥交火後，她連病人都不能照顧了。「老爹」的嘍囉們則是清一色的白人，符合外來「美國佬」的形象。雖然他們在電影裡被塑造為他者，他們的白人屬性並未喪失。也許雅士畢爾·普爾(Jasbir Puar)的「拼裝」(assemblage)概念，可以激發我們超越關於「協同一抵抗」的二元論。如她所說，種族、性別和性等範疇「不僅僅是主體的特徵，還是在不同身體之間的事件、行動和相遇」。²

《戰狼II》暗暗地生動展現了在全球範圍內一種結構性不平等的敘事。在這個敘事中，關於非洲的想像都是負面而老套的，它被用來當作對「好的殖民者」的理想化想像的土壤。這次，是一個魅力非凡的中國年輕男人在這片

1 瑪利亞·阿米利亞·比特里，厄瓜多爾基多聖法蘭西斯科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mviteri@usfq.edu.ec

2 Jasbir Puar採訪：“In darkmatter: in the ruins of imperial culture,” May 2, 2008.

airiti

土地上大展身手，化險為夷。這種「中非友誼」的論調實在問題重重。這不僅僅是因為在片中一位中國外交官通過強調這一點來避免流血衝突，好像這是一個在宏大歷史與全球範圍內不爭的事實，還因為這種論調掩蓋了其背後的真正主題。

這部電影所使用的民族主義元素是共通的，中國國旗在此處和在《美麗人生》這樣的電影中出現的美國國旗是意味相同的。在後面這部電影裡，美國不僅救了大屠殺的受害者，還順帶拯救了世界。《戰狼II》則逆向地呈現了我們投射到不同群體身上的諸種刻板印象，展現了中國既對內又對外的殖民過程。所謂對外殖民過程，是指中國的「全球殖民方案」。所謂對內殖民過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比如對維吾爾人的「驅逐」。³對內殖民過程被所謂的「人民反恐戰爭」正當化了，這部電影又為此做了辯護。上面提到的維吾爾人是突厥語族內的一支穆斯林少數群體，他們正在被國家以多重形式「驅逐」出去。例如，針對他們愈發嚴厲的監控措施，以立法的形式對任何被視作「與穆斯林有關的」東西進行限制——從他們的外形衣著到他們所聽的音樂。⁴這些監管措施強化了美國式「反恐戰爭」的宏大敘事。這種宏大敘事與兩國國內各自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狀況是互相矛盾的。通過這部電影，我們也得以將這一矛盾擺上檯面來進行考察。

3 客編註：最近的展現則是北京對所謂「低端人口」的強勢驅離。

4 Byler, Darren. "Uyghur Migrant Life in the City During the 'People's War,'" In *Youth Circulations*. October 30, 2017